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

列宁阅读黑格尔哲学的初始视界 ——关于“伯尔尼笔记”前期阅读线索的研究

张一兵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前期阅读, 总体上是在一种外在的、他性镜像支配下发生的并不成功的思想实验, 而对黑格尔的巨型思辨哲学逻辑, 列宁依据一个外在的镜像他者, 形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简单否定性判断, 这是一种封闭式的理论回路中所发生的假性阅读。而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 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逐步发生了转变, 他越是走近黑格尔, 由《逻辑学》等文本内在的总体逻辑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思考场就越使他靠近马克思。这种新的思考与其原有的阅读构架发生了激烈冲突。

[关键词] 列宁; “伯尔尼笔记”; 黑格尔哲学; 思想构境

[基金项目] 2005年度教育部重点科学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列宁的社会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05JJD710128)

[作者简介] 张一兵(1952—), 男, 山东省茌平县人,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A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71(2008)01-0011-10 [收稿日期] 2007-11-20

从总体上看, 列宁在1914年开始其“伯尔尼笔记”^①的初始写作时期, 即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前期阅读, 是一次在外在的、他性镜像支配之下所发生的并不成功的思想实验, 也是一种在封闭式的理论回路中发生的假性阅读。具体而言, 列宁是背靠了一个来自于并未准确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外在的镜像他者, 来面对黑格尔的复杂思辨哲学逻辑的, 并在此情形之下得出了他最初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简单否定性判断。而随着阅读与思考的逐步深入, 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逐步发生转变, 他越走近黑格尔, 由《逻辑学》等文本内在的总体逻辑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思考场, 就越使他靠近马克思。或者说, 在列宁的阅读进程中, 另一条新的读书思路已经呼之欲出了, 这种新的思考逻辑将与其原先的阅读构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一、列宁为什么要读黑格尔

据我考察, 列宁1914年以后的“伯尔尼笔记”写作至少是在如下几个重要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的: (1) 1914

年初, 列宁答应为《格拉纳特百科全书》撰写一个关于马克思的词条, 即著名的《卡尔·马克思》一文。在此文中, 列宁必须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此, 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作过直接说明。她说, 为了撰写《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两节, 伊里奇再次重读了黑格尔及其他哲学家的著作, 并且在完成关于马克思的这篇论文之后, 也没有放弃这一工作”^[1](P261)]。凯德诺夫将此直接指认为列宁撰写关于辩证法论著的证据, 这显然是不足取的。但是, 我推断, 列宁此时可能发现, 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尚不够深刻, 因为在黑格尔哲学中并不存有加深马克思主义其他重要学说的历史性思想内容。(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已堕落成了沙文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 “他们做出博学的样子, 搬出大量经过歪曲的马克思的话”^[2](P226)], 竭力为机会主义行为和战争作辩护, 并信誓旦旦地声称其理论根据是“辩证法”。列宁说, 即使对于那些粉饰战争的陈词滥调, “普列汉诺夫也要狡猾地引用‘辩证法’(这

①“伯尔尼笔记”是笔者对列宁在1914—1915年写于瑞士伯尔尼的一组哲学笔记的重新命名。这一由八个笔记本组成的摘录性笔记, 核心部分是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习性笔记和心得, 而非先前人们所认定的关于唯物辩证法专著的手稿。

是这位著作家惯用的手法)来粉饰一下”^{[2](P234)},并反过来侮蔑列宁等少数左派领袖不懂辩证法。1914年10月11日,普列汉诺夫在瑞士洛桑举行的一场报告会上作了题为《论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发言,根据列宁的笔记,普列汉诺夫在发言中,多次直接批评列宁的“形而上学”,指责“从列宁的每句话里都看出缺乏辩证法”^{[3](P304)}。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其后的发言中并未直接对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批评作出回应。但这一事件让列宁很生气,他愤怒地说,“在用诡辩论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记录”^{[2](P234)},认为在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那里,“辩证法变成了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论”^{[2](P252)}!此事之后,列宁一方面发表各种政论文章,直接与错误思潮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暗下决心,要花大工夫彻底弄懂辩证法。(3)照常理推断,列宁要深入理解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那么,他最应该去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和其他一些重要文本,可他没有这样做,原因是什么呢?一是因为列宁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时发现,每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谈及辩证法问题,黑格尔总是在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中看,似乎理解黑格尔哲学反倒是能否真正理解辩证法的标志。我推断,列宁恰恰在对狄慈根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学习与研究中尝到了阅读原著的甜头,所以,他有信心直接从黑格尔的第一手文献中弄懂辩证法理论。二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发展的改革派和革命派的理论家,都通过引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进行论战”^{[4](P158)}。事实上,列宁此前并未对黑格尔哲学作过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理解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了。

其实,列宁在1914年春天已经着手写作《卡尔·马克思》一文,但由于工作繁忙,他于同年7月致信编辑部表示无力承担此任务,可对方坚持由列宁担纲。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同年9月,列宁抵达瑞士伯尔尼。随后,他迅速埋首于图书馆,潜心开始哲学研究。想象起来,那是一幅多么奇特的历史图景——此刻,欧洲大陆硝烟四起,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相互杀戮的世界大战如火如荼,马克思、恩格斯一手创立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也面临第一次大分裂,马克思主义的各国领袖们都正忙于四处动员自己领导下的工人投身战火;而这时,列宁却开始了他长达一年的对黑格尔哲学的系统研究。这真是一种天大的决心!杜娜叶夫斯卡娅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信任德皇凯萨,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从根本上动摇了列宁一直立足其上并一直以为坚不可摧的

哲学基础。1914年8月4日,他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所有派别都共同信奉的那些概念,打了一个粉碎^{[5](P86)}。

那么,杜娜叶夫斯卡娅此处所说的“那些概念”是指什么呢?她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物质条件为新社会的创造准备基础;物质条件越是进步,无产阶级就越有充分的准备夺取政权”。而在杜娜叶夫斯卡娅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各国社会主义者在战争面前的表现彻底打碎了这种观念基础,列宁则在纷乱面前冷静地洞察了这种无法挽回的毁灭,他试图通过系统学习黑格尔哲学,找到一种新的哲学基础,以重建自己的理性。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历史细节是,列宁早在1914年11月就完成了《卡尔·马克思》一文并交付出版社发表,但到了1915年初,他在写给辞典出版社编辑部秘书的信里却写了这样一段话:

顺便问一下:辩证法一节是否还来得及再作若干修改?也许您会费神告诉我:什么时候付排,提出修改的日期最迟在什么时间?最近一个半月以来我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再作一些补充。”^{[6](P66)}

那么,列宁在信中提到的想修改和补充的究竟是什么内容,又是什么事情令他希望对自己之前写下的东西作修改?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杜娜叶夫斯卡娅对此的回答是:“黑格尔的逻辑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的哲学基础。”^{[4](P155-156)}她认为,列宁通过黑格尔哲学的桥梁走向了观念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从而在根本上放弃了哲学唯物主义。对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这种解释,我绝对不能苟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将“伯尔尼笔记”时期的列宁黑格尔主义化的错误企图。这样的错误理解,加上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长期统治前苏东学术界的凯德诺夫的“构想论”,正好一正一反地成为两个错误的逻辑指认,共同遮蔽了真相,使我们对列宁“伯尔尼笔记”的基本思想线索的认识变得更加模糊。

那么,当时的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再回到上面所提出的那几个重要问题上来:列宁在整个“伯尔尼笔记”全程中的思考逻辑是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是不是如同凯德诺夫所提出的“构想论”的实现过程?假定作一个否定性推断,即承认列宁的哲学思想在“伯尔尼笔记”写作过程中发生过大的变化,那么,又是否如杜娜叶夫斯卡娅等西方学者所言,列宁在这个写作过程中走向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辩证法,并以此为终点?这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研究难点。下面首先来分析一下列宁初读黑格尔哲学的思想情境。

二、列宁初始阅读构架的三个支点

事实上,通过对狄慈根、费尔巴哈等哲学专业文本的阅读和学习,列宁已经十分熟知了哲学认识论。虽然他阅读黑格尔的动力主要是来自现实革命实践的需要,是为了真正深入地弄懂并能在革命实践中正确应用辩证法,但只要黑格尔文本中一出现精彩的认知理论,就会迅速引起他的共鸣。莱文说“1914年列宁的主要兴趣在于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他所关注的仍然是认识论方面的问题。”^{[7] (P361)}但这话并不全对。列宁并非是为了研究认识论才去研读黑格尔的,事实上,辩证法才是他所关心的,认识论只能说是列宁自以为比较熟悉的领域。只有到了后期的阅读研究中,二者在逻辑思路才实现了统一。所以,据笔记中的摘录显示,列宁一上来就捕捉到两个兴奋点:一是“科学认识的运动——这就是实质”;二是“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真正认识、不断认识的、从不知到知的运动和道路(据我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8] (P73)}。有意思的是,“运动”和“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又恰恰是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我们发现,从一开始,列宁就是在自己所熟悉的认识论构架中去关注辩证法的,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无意识。

在此处,列宁留下了笔记中第一个方框,也可以算是明确地提出了被他预设为全部读书过程之前提的警示,即必须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重新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的思路^①。这既是列宁前期学习哲学唯物主义时重要的思考原则,也是他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时留下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最深刻和最直接的印象。在此时的列宁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即是把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倒过来翻转成为唯物辩证法。所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伸出来”^{[8] (P73)},而不是黑格尔那种唯心主义的倒置表述。我认为,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列宁进入读书状态时关键的逻辑思想前提,要想准确探究列宁读书思路的真实进程,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逻辑入口。

在研读黑格尔《逻辑学》的初始阶段中,列宁所持有的主要解读构架(在此不是泛指列宁的整体哲学世界观,而是特指列宁此时研读黑格尔哲学著作时具有的自觉的思考参照系)是由以下几个重要的他性镜像支点构成的:

第一个镜像理论支点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即从唯心辩证法转换为唯物辩证

法。可是,我并不认为列宁从一开始就能够深刻理解这个“倒过来”的真正含义,所以,列宁在这个时期文本阅读中的“倒过来”,只是将黑格尔作为世界本质的精神和意识概念,直接替换为物质和自然界的概念。凯德诺夫认为,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工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完全一致”^{[9] (P169)}。而我认为,这种对列宁读书进程前后的发展变化视而不见的笼统判断是不准确的。列宁只有在经历了后来的重大理论逻辑异轨之后,才真正达及了马克思的思想语境。另一种情况,如国内学者丛大川所论,他看到了列宁这种“唯物主义的颠倒”并不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10],可是却又同样没有区分列宁“伯尔尼笔记”阅读和研究进程的前后期,所以也没有注意到列宁思想发生的根本性改变。列宁的这个立场在本文中表达得十分明确,事实上,在读书初期,他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自我警示,或者用拉康的话说,是某种来自理论他者的重复性他性质询。

第二个镜像理论支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成果。在第一阶段前期阅读《从《逻辑学》开始到第二部“总论”的结束,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第72—146页)中,列宁谨慎地参照了这几位经典作家,以一种理论他者映射中的既成的立场和结论来定位式地解析黑格尔。这是一种非反思的“照着读”的阅读方式。在前期阅读中,列宁曾三次引证马克思,七次引证恩格斯,一次引证普列汉诺夫,两次引证费尔巴哈;然而到了阅读后期,这种集中引证的现象基本不再发生,相反,普列汉诺夫倒成了列宁批判和反思的对象。这种阅读方式,也直接反映出在初始面对黑格尔哲学时,列宁并非自始就十分自信。实际上,他十分需要一种来自他者镜像的背景支持。不过,即便如此,列宁的这种读书视界却没有错。并不像某些西方“列宁学”家所言,列宁在读懂黑格尔后哲学之前是“机械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安德森语),其实那正是“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一种伴读的他性视界下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后来形成的列宁自主性地独立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融合视界。

第三个镜像理论支点是列宁此时对黑格尔哲学理论逻辑的基本判断。我们看到,此时列宁的态度是总体上的基本否定,在评论黑格尔哲学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时,他大多是用“胡说”、“神秘主义”和“费解”之类的词来勘定。显然,列宁暂时还没有直接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整体合理性问题。这种判断与列宁前期的整个哲学思想逻辑是一致的。虽然列宁在不久之前阅读

①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总是用大小方框标注自认为比较重要的独立见解。据不完全统计,全部笔记中约有170个方框。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时已经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情况,即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异乎寻常的理论关注。

正是如此这般的一个重要的狭义逻辑解读框架和思考轨道,隐性制约着刚刚进入黑格尔哲学大厦的列宁。阿尔都塞认为:“列宁关于黑格尔著作的笔记是完全保持了他先前在《什么是‘人民之友’》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就是他还没有读黑格尔著作时所采取的立场。”^{[11](P137)}如果这是描述列宁的前期阅读构架,那阿尔都塞是对的,可惜他是在以此说明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研究全程中具有的理论立场,那就大错特错了。杜娜叶夫斯卡娅倒是注意并区分了列宁在不同时段对黑格尔的不同态度,可是她也就此止步了,缺乏对文本的进一步分析,特别是她含糊其辞地指认“伯尔尼笔记”时期的列宁不是简单地接受黑格尔,而是“继续前进得出新的东西”^{[4](P157)}。令人遗憾的是,她这里所说的新东西竟然是唯心主义观念。

不难发现,从《逻辑学》第2版“序言”一直到“存在论”的第一篇第二章(“实有”)中,列宁的读书进程是平静的。他按部就班地在面对翻过了将近一百七十页的《逻辑学》在黑格尔哲学的思想粪堆中,谨慎地啄着“珍珠”(恩格斯语)。于是,我们看到了列宁在笔记中留下的匹配于上述三个他性支援背景参数的读书心得。

第一,批判和抛弃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这也是列宁此刻格外关注的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的不同质点。我发现,列宁几乎时时在要求自己坚持“客观主义”^{[8](P75)}。这是狄慈根和费尔巴哈共同注意的哲学唯物主义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开始阅读“存在论”过后不久,列宁就明确要求自己“打倒天:唯物主义”,这是在说用自然界取代黑格尔的精神;要“打倒天——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这又是在说要以客观物质世界的客观联系来取代黑格尔的理念结构^{[8](P77)}。列宁坚定地强调,必须抛弃黑格尔那些“关于绝对的呓语”^{[8](P68-69)}。从镜像投射关系来追溯,这个判断显然与列宁对狄慈根、费尔巴哈的阅读记忆相关,特别是后者,他们都谈到唯物主义与神学的某种同质性。而在《逻辑学》一书中,这几页是黑格尔关于“有”与“无”的讨论。为此,他还专门用一个大方框提醒自己:“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德]黑格尔:黑格尔是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上帝、绝对、纯观念等等。”^{[8](P86)}这是他明确对自己的他性理论镜像的自指。可是,列宁尚未意识到,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逻辑颠倒,而只是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直接变更为物质概念罢了。海德格尔曾经

说过,将一个形而上学的观点颠倒过来,得到的仍将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柯尔施在1930年讲的另一个说法是正确的——他说,列宁“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的颠倒’至多涉及到一种术语上的变化,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12](P81)}。不过,柯尔施随后做的具体分析却是有问题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分析)。其实,阿尔都塞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如果“把观念解读成物质”,只会产生“一种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即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变种)”,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却不承认列宁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因为“列宁在解读黑格尔的时候采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11](P139)}。阿尔都塞甚至不认为列宁是有意识地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为唯物主义,他认为,列宁在对黑格尔的阅读中运用了一种所谓的“揭示的方法”,即抛弃大量“完全无用的命题和论点”,把“某些经过挑选的有用之物保留下来,细心地剥去它们的外壳,或者通过真正的改造工作把它们当中与厚实的外壳纠缠在一起的内核解脱出来”^{[11](P141)}。他说“列宁从黑格尔按照完全不同的观点进行的言说中取出他按照自己的观点感兴趣的東西,这就是揭示和剥皮的做法,提纯的做法。”^{[11](P144)}阿尔都塞觉得,针对这些“内核”,用“颠倒过来”的方式是“搞不出任何名堂来的”。素以深度文本解读自我标榜的阿尔都塞此处的态度,真是非常令人吃惊。在具体的阅读中,列宁的确对自己做了这样的要求:每当读到黑格尔关于有限与无限之相互转化问题的讨论时,列宁总会在文边的方框中校正式地标注到,这是“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事件进程本身的辩证法”^{[8](P92)},而不是黑格尔这里的概念逻辑推演。此外,也是在这部分的讨论中,当列宁读到黑格尔进一步分析知性和概念关系中从有限不断向无限的扬弃性转化的段落时,他突然联想到自己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里对马赫主义在物质问题上犯下的唯心主义错误的批判。在此,他旁注道:“应用于原子与电子的关系。总之就是物质的深邃的无限性。”^{[8](P95)}其实,更深的镜像映射还是对狄慈根的学术记忆。

第二,对黑格尔哲学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唯物主义的“颠倒”,从而使隐匿在唯心主义思想中的珍珠粒重放光彩。譬如,在阅读第2版“序言”时,针对黑格尔批评形式逻辑只关注人的思维的外在形式和工具的说法,列宁就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明确指出,传统逻辑学的观点的确是不对的,因为“逻辑不是关于思维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8](P77)}。而当读到黑格尔关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讨论时,列宁又捕捉到其

中“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对此,他肯定地指出,这是一种“机智而且聪明”的辩证法思想。同时,他也清醒地提示自己:“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8](P77)}显见,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观念之间辩证法的东西,在列宁这里则成为物质世界的客观辩证法。

三、列宁真的能够轻松地阅读和理解黑格尔吗?

在前苏联的一些“哲学笔记”研究者那里,列宁学习和研读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似乎总是轻而易举、通行无碍的,在他们看来,列宁自始至终都能够完整深入地理解并驾驭《逻辑学》中的辩证法精髓,并一帆风顺地建构起整个唯物辩证法的体系。杜娜叶夫斯卡娅也觉得,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是轻松的,后者从一开始就在“与庸俗唯物主义进行斗争”。无疑,这也是一种伪性构境。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地从文本语境出发,认真面对列宁在这个时段写下的笔记的话,情况显然绝非如此。真相是:在研读过程的开始阶段,列宁尚不能轻松顺畅地理解和驾驭黑格尔哲学,即使是对他此时已经熟知的认识论问题和他内心十分关注的辩证法思想,也要苦费不少心神。

读过黑格尔《逻辑学》的人都知道,在《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客观逻辑的第一编“存在论”中,特别是在这一编的第一章里,黑格尔精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许多最重要的观点,如在存在论的一般分类中对质量度的定义^{[13](P66-67)},如关于康德那个现实与可能性中“一百元”的著名分析^{[13](P75-78)},再如第一章的最后关于变易和辩证法里最重要的概念——扬弃的分析^{[13](P96-99)},等等。可是,列宁留下的笔记显示,对黑格尔的这些精彩之处,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因为在这部分的笔记里列宁鲜少发表评论,而只是简单地进行了一些不带评价的摘录,而且某些最重要的内容在他的摘录中竟是遗漏了。这样的情形,与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刚刚开始阅读古典经济学时呈现的“失语”情境何其相似!阿尔都塞似乎也从现象上发现了这一点,他不无疑惑地说,列宁“几乎完全忽略存在的一册”^{[11](P138)}。到了“存在论”的第二章关于“实有(定在)”的讨论中,上述的情形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剧了。对黑格尔关于直接的单纯的作为他物否定出现的规定性(质)的讨论,关于斯宾诺莎那个著名的作为“肯定地建立起来的否定”的规定性的讨论,我们从笔记的文本中都看不到特别的反映。可是,当遇到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第一次谈到的否定之否定问题时,新

情况倒出现了——即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在关于这部分的笔记里,列宁开始抱怨黑格尔的表述“断断续续”、“非常模糊”,并且用方框的形式引了恩格斯的一个评语作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我注意到,在《哲学笔记》第72—149页,列宁曾七八次使用了“费解”和“头痛”这样的字眼儿。我判断,初读《逻辑学》的列宁不大读得懂黑格尔,可能是长期被意识形态伪饰起来此处的真相。

就此,我们不妨再作一点略为详细些的讨论。在《逻辑学》一书中,“实有”经过黑格尔的逻辑演绎,已经从抽象的规定性走到了“某物”,而这个某物又是继“有一无一变”之后的第二个三段式,与第一章中的那个“变易”是一个动态的扬弃关系一样,这里的某物是直接性的质的规定性与作为与他物区别的差别性否定的扬弃。相对于直接的质的规定(肯定)和区别性边界,扬弃了区别性否定的某物,其实正好是一个作为三段式结束端的否定之否定。在我看来,黑格尔的表述中并无什么混乱或艰涩之处,如果前苏联学者的判断无误,列宁在撰写《哲学笔记》之前的确已对辩证法的基本构架了如指掌的话,那么,他面对《逻辑学》这个部分中的黑格尔应当是游刃有余的。然而,列宁在此处的阅读中却感到“不能理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我的观点是,最初走进黑格尔哲学殿堂的列宁,面对黑格尔式的哲学思辨,绝不可能是非常轻松的。相比而言,列宁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所具有的德国文化背景以及他们所处的特定时期令他们接受的一些哲学历史语境,这更使得他系统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不可能那么轻松矫捷。即使在列宁前两次对哲学基本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中,他也仅仅是较多关注了哲学唯物主义的思考语境,黑格尔一类思辨哲学家的话语对他来说,仍然是十分陌生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段前期阅读中,列宁在诸多思考层面上都不能准确地进入黑格尔的思考逻辑,故而根本谈不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更难说形成一个预设性的体系构想了。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莱文认定在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全程阅读里,存在着对《逻辑学》的根本性的“误解”。首先,他认为“列宁不恰当地理解了黑格尔逻辑研究整体的意图和目的”;其二,他指控“对黑格尔的特殊概念提出了不确切的定义和用法”。莱文指责列宁不应该将只研究精神、不关注意识的《逻辑学》变成“对认识的描述”。他认为,认识论和意识问题只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对象^{[7](P364)}。必须承认,莱文的分析有其准确深入之处,但也有不少过于武断的判断。譬如,莱文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分类和逻辑结构硬化为理解的唯一标准,读者的阅读结果必

须同一于这个标准才能被认同,否则就是没有读懂原文的笨蛋,这显然是一种可笑的理论强暴。其实,如果挣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魔咒,以常人的态度去看就不难发现,《精神现象学》是一部关于类意识——理性精神形成的前史。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都看准了,事实上,它可以被称为精神的“胚胎史”。在这个发生学意义上的精神前史中,黑格尔较集中地讨论了与个人主体相关的自我意识结构,目的是要唯心主义地证伪感性意谓的伪实在性,进而说明其内在的主观被构成性。自我意识的最高点是作为类意识的精神理念,而《逻辑学》则是研究这种作为类意识的理念的逻辑发生结构。根据莱文的概括,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自我认识的一种漫长的历程,为了反思到的历史,认识到它自身的力量和世界,它必须达到认识的水平”^{[7] (P372)}。所以,在《逻辑学》中,理念从抽象到具体,从自在到自为,从有限到无限,从一般到内居特殊的绝对普遍,最后抵达绝对的观念自由。作为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列宁可以从现象学进入《逻辑学》,认可黑格尔思辨游戏中的目的论法则(如同莱文所明证的那样),这算是一重研究构境。可是,他也同样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黑格尔哲学祛魅后,再还原为能被常人理解的思想观念,形成第二重理解构境。所以,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读出认识论,将观念的无人的自我反思纠正为人的意识或人类的认知活动,同样是一种合法的解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此处指认列宁的前期阅读中存在一些困难是基于上述第二重思考构境之中而发生的问题。

在这段前期阅读中,我还发现,在另外一些方面,即使列宁大致读懂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些观点,也还不能说达到了非常准确和透彻的把握。就此,不妨举一些实例。

第一个例子,在《逻辑学》的“导论”中,黑格尔对康德在辩证法方面的贡献作了评论,在阅读这一部分时,列宁读到了黑格尔的一个分析,即黑格尔对康德否定辩证法的随意性“将辩证法表述为理性的必然行动”作了充分肯定,特别是对康德在谈及主体与自在之物的关系时所提出的“假象的客观性和矛盾的必然性”^{[13] (P39)},黑格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猜想,读到这段表述时,列宁起初并不解其意,经过思考之后,他不甚有把握地在一个方框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假象也是客观的,因为在假象中有客观世界的一个方面?不仅本质是客观的,而且假象也是客观的。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是存在的,可是差别也有自己的界限^{[8] (P82)}。

关于此处,新版“伯尔尼笔记”把“假象”(schein)改译成“外观”。对这个改动,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我们看到,黑格尔在此谈到康德时,已经注意到后者“从辩证法那里把这种随意性的假象给拿掉了,并把辩证法表述为理性的必然行动”。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克服了那种把辩证法仅仅视为“耍障眼法和引起幻觉的技术”,把假象仅仅看成是“主观的”的谬见^{[13] (P39)}。并且,黑格尔后来还专门说明了假象(schein)与现象(zuscheinung)的不同。因此,这里的“schein”译成“假象”是符合原意的,译成“外观”反而容易引发歧义。我们知道,在康德那里,自然总是以特定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定先验统觉中发生的现象(假象)并非都是主观的错误。而到了黑格尔那里,假象则成了本质的表现,假象与本质一样,都是客观精神的一个方面。显然,列宁如果从本体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出发来把握这个规定的话,会说假象是客观的,可是客观事物又怎么会有真假之分呢?这当是他“不清楚”的原因。可是,当列宁后退一步,从他所熟悉的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的话,他就自我假设到,也许人的反映(内容)本身就是客观的,所以,错误的反映(假象)也会是客观的,主观的错误(假象)与客观的认识(真理)差别因而是有限的。以我的判断,列宁读到此处时,思想中或许还是存有疑问的,他并不能轻而易举地理解黑格尔,即使是将其唯物主义地“倒过来”之后,问题还不是十分明晰。直到后来在进一步的认知中,这些问题才逐渐清楚起来。

第二个例子,当读到“存在论”第三章(“自为存在”)时,面对黑格尔在“自为存在”一章里那个“自为存在是一”的说法,列宁感到疑惑了。他困惑地自问道:“为什么自为存在是一,我不明白。依我看来,在这里黑格尔是非常费解的。”^{[8] (P96)}其实,从大的方面看,黑格尔此处的本意是要反对康德、费希特的唯心论所设定的一个自在之物(费希特的“非我”)——彼岸世界和一个为我的现象世界,即被他称为“实有和自为之物的二元论”^{[13] (P165)}。黑格尔提出,自为存在是“一”(一元),原因是康德那个此岸的经验现象固然是“多”,但现象的“多”又正表现“一”(本质)的丰富特性。故而,“多”也是“一的多”。更重要的实情则在于,从黑格尔此处的逻辑层次来看,在这里的“一”和“多”的烦琐论辩恰恰是为了从质的概念转化为量。黑格尔这个自为存在的“一”是直接和一个事物自身的同一性相一致的,所以,这个“一”又狭义地指向区别于他者的唯一的质。可是,由于列宁此时的观念尚停留在认识论的逻辑之中,所以,他还在等待“自在之物到现象的过渡”和“客体到主体的过渡”^{[8] (P96)},因而暂时无法理解黑格尔这个本体论语境中的“一”元逻辑。不过,时隔不久,列

宁就正确地理解了黑格尔这个初看起来颇让人“费解”的理论语境^{[8] (P97)}。

四、从“费解”到思想火花的闪现

我注意到,黑格尔界定自为存在是“一”的这个命题,显然使列宁陷入了某种理论困惑之中。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深重的疑虑中,从列宁思考的逻辑深层迸发的耀眼思想火花第一次出现了。不过,这种思想火花显然不是从黑格尔思想粪堆中啄出的“珍珠粒”,而是一种与列宁自己先前持有的解读框架不太匹配的新的逻辑否定性。依我现在的看法,这正是一种异质性思想构境的可能性萌芽,它构成了列宁自己独立的自主性思想构境的基础。用传统的话语来说,它是构成新的研究范式或格式塔转换的可能性因子。我揣测,正是上述让列宁感到“高深莫测”的论点,给了他某种逻辑思考上的深层触动。但是,这个思考意向相对于列宁原先的他性镜像支点而言却是逆动的,反思的批判性矛头第一次指向了唯物主义!当然,这是“庸俗唯物主义”。安德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1914年以前的列宁哲学观念都指认为“庸俗唯物主义”,这是一种不准确的定性判断。在紧随其后的一个方框中,列宁写到:

关于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很重要。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那里有许多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8] (P97)}。

我认为,此处有两个理论质点值得细细推敲:其一,列宁在“深刻的”三字下加了横杠,算是对上文“高深莫测”的一个“化解”——原来,黑格尔的费解语言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东西在。其二,这个论点驱动列宁独立地反思自己原先的知识构架。在读书初始,列宁也曾意识到,“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有一定界限,但那时列宁尚未将这同一意向的思考上升到反对“庸俗唯物主义”的高度上来^{[8] (P82)}。特别是在又读过几页之后,列宁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另一个重要的他性支点之外的思想火花:“看来,黑格尔是在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身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了。这给整个逻辑学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方面”^{[8] (P97)}。又一个重要的新观点!这是相对于列宁在之前曾经提到过的逻辑不仅是思维的外在形式,而且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的观点。显然,列宁已经开始不知不觉地从一些非镜像的逻辑裂口步入黑格尔的逻辑构架了。我们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从这里不难发现,列宁对黑格尔的肯定评价已不再是对后者提出的某一个具体的辩证法观点

或合理的认识论片断的孤立认同,而是一种总体性的首肯。这个情节,与列宁前期的那个简单否定性的阅读逻辑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然而,在整个第二篇(量)和第三篇(度)的阅读中,列宁的笔记量明显下降,也没有写下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我觉得,这一段,或许是列宁这场关于黑格尔哲学的阅读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低落期。

不过,沉闷的情形在笔记中并未持续太久。进入“本质编”后,列宁的阅读思路开始频频闪现异质性的思想火花。相对于此前的低落期而言,这一轮新的亢奋显然还是由认识论上的共鸣引起的。面对黑格尔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念,列宁却越来越在一些认识论的理论关系上认同黑格尔的说法。例如,黑格尔对本质的划分:映象(Schein)、现象(Erscheinung)和现实(Wirklichkeit)。映象(schein)一词在“哲学笔记”中文第一版中原译为“假象”,现改译为外观。问题是,在黑格尔那里,“schein”是指本质的自我反思,并不存在从外观察的意思,不仅如此,其原意反倒是自我向内的反观自身。我认为,杨一之的中译本《逻辑学》将这里的“schein”译为“映象”是准确的,而前面译为“假象”也是正确的。尤其是在读到黑格尔说印象也是本质的表现的段落时,列宁又开始发表言论了:

就是说,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比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8] (P107)}。

这显然是一种极为赞赏的口气。列宁开始比较多地认同黑格尔的哲学表述。

也是在这个章节,一个之前未现端倪的新的认识在列宁的思考中突然出现了,即关于黑格尔上述思想在批判康德、休谟—马赫主义的问题上将会具有深刻意义——从辩证法的方面来驳斥不可知论的认定:

黑格尔在这里也斥责了康德的主观主义。这是值得注意的。赞成印象、“直接现存的东西”的“客观意义”(可以这样说)[“**现存的东西**”这一术语黑格尔是常用的,这里可以参看第21页末尾;第22页]。较小的哲学家(康德、休谟及一切马赫主义者)在争论:用本质或者直接存在的东西作为基础。黑格尔用**以及代替了或者**^{[8] (P111)}。

此处十分有意思的一个文本细节是,在列宁的这段笔记中,黑格尔突然变身为大哲学家,因为康德、休谟都成了“小哲学家”。并且,恰恰因为这是一个理论无意识中的重要褒贬,才格外显得关键。阿尔都塞认为,在阅读黑格尔《逻辑学》的过程中,“列宁只要看到黑格尔的著作中批评康德的地方,他就表示赞同”^{[11] (P141)}。这

个说法略为简单了一些。实际上,这个思考点与前面列宁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理解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的思路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此,列宁的脑海里一定又一次重构和浮现了自己多年前以哲学唯物主义来批判马赫主义的情景。我猜想,这会儿列宁或许已经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即能不能从辩证法的角度(像黑格尔那样)上去加深对马赫主义的批判^①?无疑,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思想维度了。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在列宁的整个读书思路中,第一次出现了某种源自逻辑思考深层上的自我怀疑。依我看,这也是列宁前期的他性镜像支配关系发生断裂的启始时刻。当读到“本质论”中关于矛盾的自我运动的论点时,列宁发出了自我追问:

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的、抽象的和 abstrusen(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8](P117-118)}。

以我之见,这里文本拟现的思想症候恰恰是列宁开始对自己先前那套整体解读框架的自我反省和怀疑。在他原先的思路中,黑格尔被置于马克思的对立面,而到了这个阶段,先前被截然对置的两条辩证法逻辑轨道似乎在渐渐靠拢,一种新的逻辑构境的可能性空间再一次得到拓展。

很快,列宁萌发了一个超拔于读书逻辑之外的评估:“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逻辑学》1813年)还未应用于生命和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应用于社会,是先被宣布的(1847年),应用于人,是后来得到证实的(1859年)”^{[8](P118)}。以我的推测,前面一个时间确认指的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而后面的两处时间指认,则分别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达尔文的进化论,1847年的“宣布”是指《哲学的贫困》1859年是《物种起源》。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此时已经为黑格尔的革命辩证法先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辩证法的运用而感到震惊了^{[5](P88)}。事实上,她可能记错了,1847年宣布历史辩证法的著作是《哲学的贫困》而非《共产党宣言》。必须强调的是,在列宁此时的阅读语境中,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不是唯心主义!)已被放在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和达尔文进化论同一战壕的思路上了。我发现,在接下来的读书过程中,列宁的这个重要理论意向一直在不自觉地加深。在这一篇阅读的最后,列宁再次不无怀疑地反问自己:

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

有许多神秘主义和空洞的学究气,可是基本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间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的黑格尔;这些概念还必须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8](P122)}。

此处是列宁第一次在自己的表述中明确将黑格尔与马克思直接放在同一个“事业”中。另一条新的读书思路 and 理论逻辑之轨似乎已经隐隐浮现,他的思想构境的逻辑空间很可能将彻底重构了。当然,这还仅仅是萌芽。我注意到,莱文也敏锐地指认,“列宁向黑格尔学习的过程开始于‘本质论’”。他还认为,《逻辑学》的第一篇“存在论”基本没有在列宁的思想中留下什么“印迹”^{[7](P373)}。莱文的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可是,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列宁学学者在这个方向上又走得太远了,他们认定,这是列宁成为“黑格尔主义”的开始。譬如,杜娜叶夫斯卡娅就认为,从此开始,列宁“回归了黑格尔”^{[4](P6)}。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证伪这个一虚假理论构境。

同时,我们也看到,先前那个狭义解读框架仍然背负在列宁肩上,它们仍然在总体上发生着作用:列宁不断地试图去抓住在黑格尔逻辑中作祟的“可怜上帝”,要“把上帝和拥护上帝的哲学混蛋打发到阴沟里去”^{[8](P124-143)}。所以,列宁还是在直接“倒过来”读[德]黑格尔:“概念是人脑(物质的最高产物)的最高产物”^{[8](P139)},对黑格尔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所说的“构成性的东西”^{[8](P144)}之类的谬论深恶痛绝。列宁甚至宣称,黑格尔的思想“十分之九都是些外壳、皮屑”,只能从中“剥出唯物辩证法”^{[8](P129)}。不过,阿尔都塞武断地将这句评论夸大成列宁在读书全程中对黑格尔哲学的一个不变的总体定性判断,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从直接意义上说,列宁的这些批判都是十分正确的,但从其读书逻辑的深层来看,这条逻辑与即将新萌生的思路却处于两个不同的理解层面。我认为,列宁此时的读书视界中已经开始内含着两条不同逻辑之间的冲突了。不过,前者暂时还是占据了统治地位的逻辑,用时髦的术语来说,是一种权力话语,而后者只是初露端倪的一种新的否定性罢了。这种状况,十分类似于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调文本中

①在这一点上,某些西方学者的理解是错误的。列宁在“伯尔尼笔记”的确是意识到可以从辩证法的方面去加深对马赫主义的批判,但这并不反证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立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事实上,列宁始终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只不过此时的他对唯物辩证法有了更深透的理解罢了。

出现的内在逻辑冲突。

事实上,就在同一个阅读过程中,列宁对黑格尔的一些极重要的思想的理解,已经多次偏离了他原先的解读轨道。首先,在此篇第一章“存在”中,黑格尔发表了关于事物与物质关系的大段论述,基本意思是将由物质构成的事物贬低为物像,认为与非物质的精神与“灵魂力”相比,“事物是现象”^{[13] (P136-137)}。这其实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已经玩过的唯心主义逻辑把戏。让我们惊奇的是,对于黑格尔在这里对物质的武断贬谪,列宁在笔记中却没有留下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应有的愤忿和批评。这显然与他之前的阅读逻辑非常不一致。也是这一篇中,当列宁在第二章“现象”里读到黑格尔关于“规律是现象的统一”论点时,他一方面感到“极其费解”,另一方面却又觉得其中也还蕴涵了一些有活力的思想。列宁写到:

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总体性认识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在这里热衷于对词和概念的“加工琢磨”和“穿凿雕琢”,这是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现代物理学应该注意这一点!!!^{[8] (P126)}

列宁在同一语境的边注(两边划上了双线)上,肯定了黑格尔这样一些说法:“规律是现象中持久(保存着的)东西,(规律——现象中同一的东西)”,“规律=现象的静止的反映”^{[8] (P126)}。以我之见,这些观点其实是自古希腊爱利亚学派以来,唯心主义哲学家们长期明确主张的观点,可列宁在这里却没有简单地加以否定,倒是用一个方框标注了如下一段评论:“这是非常唯物主义的和非常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是把握静止的东西——因此,任何规律都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8] (P127)} 请注意,倘若根据列宁先前那种直接“倒过来”的简单逻辑,“规律”在这里首先应该是“外部规律的反映”,而不是人的认识阶段。规律是认识的阶段,是黑格尔样式的唯心主义逻辑。可是,列宁在此不仅赞成了这种说法,反而认为“现代物理学应该注意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因为一度被物理学家认定为客观规律的东西,很可能在之后新的研究中被扬弃为阶段性的有限的科学认知结果。譬如,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与牛顿力学的关系,在牛顿那里被认定为绝对性、普适性和永恒性的东西,在现代物理学中却成了低速、宏观运动中的规律性认识。所以,假使以列宁原来的思路去看,规律当然是属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的东西,而客观的东西怎么会是狭隘的呢?其实,这是黑格尔那个客观唯心主义的逻辑,在黑格尔那里,任何规律都只是过渡性的观念环节。我发现,列宁已经能够越来越多地从黑格尔哲学的理论逻辑

中体悟出更深刻的道理来了。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列宁不再只是剑拔弩张地站在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大厦外面,持着否定的假设和眼光简单地拒斥黑格尔的思想,而是真正走进这座思辨王宫的大门,进到里面去,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发现的更多的思想宝藏(而不只是珍珠粒)。在这里,我们免不了又要提到那位自以为是的莱文。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他在摘录了列宁这段评论之后大放厥词道说,列宁从根本上误解了黑格尔的本质规定,因为《逻辑学》中的本质规定“等于持存和自在”,“作为持存,它创立同一与差别;作为自在,它是实体的序幕”^{[7] (P368)}。我们已经指出过,莱文的尺度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逻辑结构,以他的眼光来打量,凡是原教旨式的顺从就“答对了”,否则就是误读。而我们发现,列宁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做黑格尔主义的信徒,他总是致力于把黑格尔的思想观念拿来为我所用。因此,他在这里也没有简单地局限于《逻辑学》中黑格尔对本质那个做作的“持存”和“自在”的过渡性定位去理解,而是转而在非思辨的一般认识论中寻求对本质与规律关系的诠释。但我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反倒是莱文自己,一边忙着将阅读黑格尔哲学时期的列宁错判为“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另一边却处心积虑地去寻找列宁没有顺从黑格尔理论逻辑的蛛丝马迹,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们注意到,进入“本质论”第三篇“现实”之后,列宁并未对其中的第一章“绝对物”多加青眼,而是更关注第二章“现实”。不过,也是在此时,他同时翻开了《黑格尔全集》第6卷,将黑格尔“哲学全书”中《小逻辑》部分的相似内容(“现实”)作为本段阅读的比较系数。或许他想到了恩格斯与库诺·费舍都提到《小逻辑》比较通俗一些。在这种比照阅读的过程中,新的思想火花又迸发出来了,如读到《小逻辑》中对“可能性”范畴的表述时,列宁先做了摘录,然后又在一个方框里写到:“现实的诸环节的总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的必然性。现实的诸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辩证认识的本质。”^{[8] (P132)} 显然,方框里的前一句是列宁的摘录,但他却又在几处原文中没有着重号的文字下加画了双线。这个批注细节颇值得玩味。现实环节的展开是客观事物的运动,怎么突然又等于辩证认识的本质呢?不过,这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逻辑中的确是合法的。可见,列宁此刻又在自己的隐性解读逻辑中不自觉地站到黑格尔的逻辑尺度上去了。一场无意识的变化,正山雨欲来地在列宁的理论思想空间中发生和发展。

同样的例子在稍后的段落中又出现了:在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小逻辑》第301页)上,列宁读到了

“实体是观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14] (P13-314)}这句话, 随即便在方框中将之解读为“应读作: 人类对自然界和物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8] (P135)}。必须提醒的是, 如果基于列宁先前的那个他性的哲学唯物主义解读框架去解读的话, 黑格尔的这个命题显然是错误的, 并且还是倒不过来的。“实体”应是外部世界中存在的东西, 而人的实体观念就是对外部客体结构的反映。所以, “实体是人的认识的阶段”, 这又是黑格尔的逻辑! 之后, 我们将看到, 列宁的这种解读如果从另一个新的自觉的理论逻辑基础上去分析的话, 那是真正精深的见解。

再比如, 当列宁在该篇第三章“绝对的对比”中读到黑格尔关于因果关系的论述时, 又留下了肯定性的批注。他认为, 黑格尔的理念对历史原因的解释是唯心主义和神秘的, 但同时也是“非常深刻的提示”。“黑格尔充分地用因果性来归纳历史, 他对因果性的理解要比现在的许许多多‘学者们’深刻和丰富一千倍。”^{[8] (P135)}这是列宁前期的阅读进程中, 首度对黑格尔哲学作出如此夸张的肯定性评价。不难体味到, 列宁的这个肯定里流露出一种在读懂了黑格尔辩证法之后, 万分喜悦和兴奋之下的情不自禁。不过, 列宁此处还只是含蓄地说到“许许多多‘学者们’”, 而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会明了列宁心里想的都是些什么人。我

以为, 这一段的文本细节, 已经兆示了列宁哲学思考中新的理论构境思路即将破茧而出, 理论逻辑异轨已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 [1]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2] 列宁全集: 第 26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3] 列宁全集: 第 6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4] 杜娜叶夫斯卡娅.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5] 杜娜叶夫斯卡娅. 哲学与革命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6] 列宁全集: 第 4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7] 莱文. 辩证法内部对话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8] 列宁全集: 第 5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9] 凯德诺夫. 列宁《哲学笔记》研究 [M].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4.
- [10] 丛大川. 辩证法体系: 马克思与列宁 [J]. 云南社会科学, 1995(2).
- [11] 阿尔都塞. 列宁与哲学 [M].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1990.
- [12] 柯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13] 黑格尔. 逻辑学: 上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 [14] 黑格尔. 小逻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The Primary Field of Vision of Lenin who Read Hegel's Philosophy —— Studies on the Reading Clues of “Berne's Notes” in the Former Period

ZHANG Yi-bing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While his reading Hegel's philosophy in the former period, what Lenin acquired as a whole was an inner and unsuccessful experiment of thought caused by the mirror things of otherness. As a result, Lenin gave a simply negative judgment of Hegel's philosophical logic, which was a kind of imaginary reading on his way of theoretical return. However, Lenin changed his reading attitudes with his deep reading and thought of Hegel, making him close to Marx. This kind of new consideration conflicted with the former structure of reading.

Key Words Lenin; “Berne's Notes”; Hegel's philosophy; configuration of thought

[责任编辑、校对: 王维国]